

用微笑迎接风暴



曹致佐

用微笑迎接风暴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封面设计：鲍岳廷

责任编辑：葛志超 赵水金

用微笑迎接风暴

Yong Weixiao Yingjie Fengbao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64,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7 $\frac{5}{16}$ 插页2

1989年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200

ISBN 7-02-000530-6 / I · 531

定价 3.15 元

用微笑迎接风暴

迷蒙而潮湿的雾笼罩着城市，天上地下，一片朦朦胧胧；唯有那些昏昏暗暗的灯光，象航标灯那样，使行人分辨出脚下的路。

快七点了，雾还没有消散。

尹秋霞还在一股劲地搓洗衣服。由于身子摆动得厉害，一绺乌黑的柔发松落在眼睛前面。她用围裙揩掉了手上的肥皂泡沫，继而用小指把一绺头发挑到了后面。接着，她又“叭哒、叭哒”地搓洗衣服。但是，她突然停下来，扭过头，目光朝里屋望去。

里屋又安宁又平静，似乎一个人也没有。其实，在通向阳台的门旁，姜初民正坐在一张藤椅里，聚精会神地在看小说，他时而俯首思索，时而望着窗外……明亮的眼睛却看不透雾障。他站起来，身体靠在门框上，长久地沉思着小说中所揭示的关于工厂管理中存在着的严重问题……

“嗨，做个厂长真不容易，连休息天也在绞尽脑汁！”尹秋霞缓步走出厨房，她想问问初民，是不是在厂里又碰到了难题。

快走近姜初民身旁时，她忽然移步回到了厨房——怕扰乱他的思想。她把搓衣板从水池里拿出来放在一旁，接着用手搓洗衣服。动作极其小心，唯恐弄出一点响声来。

雾，稠密的雾，虽由浓变淡。城市东北方上空，若隐若现的晨光已在悠悠浮动。附近被沾湿的、蒙着水气的楼房的轮廓和

电线杆开始在雾里显露了出来。

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

尹秋霞闻声走去开门。

站在门口的是顾慕华。凝结在头发和眉毛上的雾气已变成晶莹的水珠，浑身湿漉漉的。她那件毛的确凉西装略嫌小了些，脸蛋并不漂亮，不过那对细眉使她的脸容变得颇有姿色。

“秋霞，初民在家吗？”

尹秋霞一边引她进屋，一边说：“在家，你借给他一本小说，他看得着了迷……慕华……”她举起满是肥皂泡沫的双手，表示不能奉陪的意思，并朝阳台嘬嘬嘴。

顾慕华会意，却没有挪动脚步，一股劲地打量着她。

尹秋霞虽然已四十五岁，但那张漂亮的脸蛋上还没有一丝皱纹；皮肤白嫩，脸色极好，一笑就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她身材匀称，紫绛色的开领紧身毛线衣，显示出她的曲线美。略带黄色的头发抹在脑后，用一块手帕扎着，这种随意的打扮使她更具风采。

“你干吗这样盯着我？”

“你这副模样一下子年轻了十岁！”顾慕华用欣赏的眼神看着她。

“真的！”尹秋霞高兴地对着水池子上面的镜子照了一会儿，旋即笑着回过头，“你也看不出有四十六岁了啊！就象四十岁的人！”

“是的。我也不见老。可是我的体重在急骤增加。真要命，已经一百三十斤了！”

“我早就劝过你了，甜食要少吃，最好不吃。每天要坚持锻炼。象初民，每天起床后先举十分钟哑铃，然后跑步到厂里上

班……”

“你跑步了没有？”

“当然坚持跑步。生命在于运动。要有充沛的精力，就得坚持跑步。跑步有益于血液循环，有利于脑细胞再生……”

交谈了一会儿，尹秋霞用开水浸泡衣服的情景引起了顾慕华的注意。

两只被水浸白的手，两只不断搅动衣服的手，两只沾上肥皂泡沫的手，在她的眼里越变越大，她不免感慨万端。

结婚十九年，家庭生活对她依旧是陌生的、疏远的。丈夫在北京，两地相思，她饱尝了分离的痛苦。近几年，夫妻为了早日团聚，一直在为她的调动奔走。事情快办成了，她却突然变卦。宁可等到退休后生活在一起，也不愿即刻飞越“银河”！

一年前，她极其羡慕尹秋霞从无锡调到了丈夫的身边，终于结束了长达二十一年的牛郎织女的生活。她为他俩庆幸，内心深处也渴望自己有个温暖的家庭！后来，当她看到尹秋霞为了支持姜初民的工作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事业整天忙于家务时，美好的家庭生活便失去了对她的魅力……

为了事业，她宁可牺牲感情生活，也决不步尹秋霞的后尘，但是，她的事业在哪儿呢？她在一阵迷惘中走进房间。“你真清闲呀！”

姜初民从沉思中惊醒，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小说已经看完，写得深刻，太深刻了！作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管理工厂，是用愚昧无知的方法还是靠科学态度，已关系到四化建设的速度！”

顾慕华的脸上升起惊喜的神采：“哦，你是这么想的！”

姜初民深沉地点点头。

她瞟了他一眼，慢慢走到挂在墙上的镜框前，凝视着她和尹秋霞、姜初民等同学在大学毕业时合影的照片。半晌，她才转过身，情绪激烈地说：“初民，你从大学二年级开始一直担任学生会主席。在我的记忆里，你是敢于破浪前进的快艇，可现在……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竟连一把火也没有烧！”

姜初民不为所动，坦然落座。

顾慕华盯视着他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情，不满地皱起眉头，说：“初民同学，看来你当了官，羽翼上系住了乌纱帽，再也不愿在空中翱翔了？”她快快不乐地走到临街的窗前。

这时，捧着一脸盆衣服的尹秋霞走出厨房，附在顾慕华耳边说：“慕华，别这么说……你不说，初民也够烦的了！”

对这明显的讥诮，姜初民报以苦笑。翱翔，谁不想翱翔？戴上厂长这顶乌纱帽，固然是他事业上新的起点，但也是艰难的起点。搞改革，激扬慷慨地发一通议论并不难，真干起来谈何容易！

原先，他是本市一家机器制造厂晋升不久的工程师。八个月前，在一次关于整顿企业的座谈会上，他当着冶金局局长钟敏的面侃侃而谈：从南斯拉夫的“波德拉夫卡”联合企业的企业管理、罗马尼亚的新经济政策，一直谈到日本因自然资源贫乏，把开发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接着又谈到我国工业走过的“之”字形的路。最后，他激动得站起来，大声疾呼：“现在，西方的经济正从他缘经济走向全球经济。如果我们不改革，不要说我们的国家会遭到侵略，甚至我们这个民族也会从地球的版图上消失！”他讲话时，那双象在看书的眼睛，并不因为凝聚而忽略了对周围世界的瞭望。他象一颗新慧星被钟敏发现了。钟敏有点喜欢他，欣赏他……

姜初民坐进厂长办公室，等于进入一个更广阔的驰骋场所。这儿并不需要他成天和电子计算机打交道，倒是要他筹划、制定改革这个二千多人大厂的切实可行的计划来，这就象一座山压在他的肩膀上。

他新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实际上，由于党委书记任天翔因病住院，他集权力于一身。大笔一挥，可以批几十万的费用；嘴一动，可以决定任何一个下级的命运。他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的重要性，凡事三思而行。至于全厂上下，都眼巴巴地盯着他，看他究竟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

雾，半透明的雾……一线殷红的、不断扩散的晨光似乎想点燃薄雾，让它燃烧起来……雾带点惊惶、带点害怕，那么焦急，那么慌乱地在退缩、消散……

姜初民爽朗地说：“有话就慢慢谈嘛，尽站着干吗，坐吧。”

“你坐得住，我可坐不住。我学的是机械专业，为了掌握镗铣机的机械性能和操作原理，七七年底，我去制造这种机床的厂里学习培训了半年，回来不到两个月，竟被调到生产科当调度。本来我指望你来了会改变我学非所用的现状，可是……”她突然跑到他面前，“现在日本人上班，走路是按一秒半一步来计算的。厂长阁下，你难道不怕虚掷年华？！”

“这个……慕华，请你不要把我朝坏处想，我不会使你失望！”

“以前，我是非常相信你的，这点你也清楚。”

“当然……”

“那时候我全力支持你，我容不得别人攻击你；可现在……”

“现在怎样？”

“怎样？你最好别生我的气……”

“慕华，”尹秋霞的头从窗口探了进来说，“你以为初民会生你的气吗？”

顾慕华被这句问话弄得有点狼狈：“很难说，现在不比从前……”

“这是你的真心话！”姜初民把杂志举到她面前，“我也明白你叫我看这篇小说的真正用意，尽管作者用代号来代替一台机床的名称，但说不定就是取材于我厂的机修车间！”

“你看出来了！”顾慕华瞪大了眼睛。

姜初民转动着狡黠的眼神，“我甚至还知道小说中人物的模特儿是谁……”

“是谁？”

“是开镗铣机的叶兆宏和他的徒弟杨静！”

“哟，你猜得和我一样。”

从她的口气判断，她并不了解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姜初民便指着署名问：“小鸟是笔名还是真名？”

顾慕华漠然地摇摇头：“很遗憾，我不知道！”

二

空气燥热而沉闷，似乎用尖刀也划不破似的。各种机床运转的声浪在机修车间里震荡。几缕强烈的阳光，透过气窗投照在小山似的、浅绿色的镗铣机上，似乎想把它从懒洋洋的状态中唤醒！

叶兆宏站在一人高的工作台上，一面用一米钢皮尺测量加工件的尺寸，一面不断叫道：“小杨，再往上摇一点……对，再摇

一点……啊哟，摇多了……再往下摇一点……”

杨静的头和叶兆宏的脚板一样齐。他躬着腰，吃力地摇动着进刀量的把手，额头上的大颗汗珠成串落在油渍斑斑的手背上。

“叶师傅……”他喘着气，停止了干活，显得很不耐烦。

叶兆宏没有听见，一叠声地喊道：“再向上摇一点……噢，怎么不摇了？……”

杨静没有理睬他。

他见杨静蹙着眉，拉长脸，一望而知有股怨气压在心里。惊骇之下，他掏出一根烟递给杨静：“来，提提神。”

杨静的心中早有一幅用自动化操作这台镗铣机的动人图景，这是和手工操作完全两样的图景。他推开叶兆宏的手，提高一点嗓音说：“叶师傅，我很纳闷……”

叶兆宏赶紧转换话题：“小杨，这活紧着哩！”正要跳上工作台，冷不丁被杨静拉住了。

“是这样，”杨静对着悬吊在空中的操作盘噉了噉嘴，“我觉得挺奇怪，我们为什么放着按钮不用，偏偏要苦了两只手？”

“噢，你问这个……”叶兆宏含混地说。

“是的，按电钮既省劲又方便，能累成这个样子？”

叶兆宏讪讪一笑：“小杨，用手按电钮……嘻嘻……要真正掌握，门道多着呢！”

“CENTRAL”杨静指着一个电钮的外文符号，用英语念了一遍，“叶师傅，这是开动哪一部门的？”

叶兆宏慌乱地说：“哦……说明书上都讲了嘛……不过，说明书早就丢了……”

杨静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纸：“这是我从科技图书馆

抄来的，你教教我吧！”

叶兆宏咬着嘴唇搪塞：“你抄全了？譬如……喏，自动控制有好几个部门……”

杨静又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纸，“这是升降部门，如果你要，我口袋里还有。”

叶兆宏被难住了，狼狈不堪。“其实说明书嘛……”他突然换了一种腔调，“你真是的，哪个吃饭从碗底吃起的！当学徒，先得摇上两年把手，这是规矩。”

金属的碰击声、磨刀的长啸、高速切削的尖叫、天车的铃声、时缓时急，时高时低，象雷鸣，象涛声冲击着杨静的胸膛。

他用棉纱使劲擦着手上的油污，对这种托词露出明显的不满。“叶师傅，我们这种干法，才是从碗底吃起呐！硬是做了这台机床的奴隶。”

叶兆宏答非所问：“你敢情是累了，那就歇息吧。”

“休息管什么用？我这条胳膊的自动化程度也太高了。”

叶兆宏听出他话里带刺，上前温和地掰开杨静的手掌。

杨静带着嘲讽的意味说：“看清了没有，‘电钮’全在上面！”

叶兆宏有点窘迫地缩回了手，点燃烟默默吸了几口。

天车吊着一根长轴从他们的头上掠过。

杨静又高又瘦，头发不长也不短，一对非常机灵的眼睛相距稍许远了些，但并不影响他讨人喜爱的相貌。他二十四岁，七八年高考因五分之差落选。今年被招工进厂。他好学，力求上进，但有些调皮，有时也很任性。跟叶兆宏学徒后，对这台高精度的镗铣机，就象当初对百慕大——“魔鬼三角洲”和神出鬼没的“飞碟”那样感兴趣。开始，师傅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摇动手把，找垫铁，紧压板螺丝，加油，领料……，他都按师傅的吩咐认真干

好。后来，他去科技图书馆反复攻读有关镗铣机的技术资料，眼界也随之开阔了。这台几乎能发挥车、铣、插、刨、镗等功用的既先进又精密的设备不仅激起他浓厚的兴趣，而且促使他产生一种要象驾驭一匹骏马那样驾驭这台机床的强烈愿望。于是，他中断对神农架“野人”和“尼斯河怪”的兴趣，整个心思都用到业务的钻研上去。如今，在他看来，叶师傅不用那么多闪闪烁烁的电钮操作，硬是作贱了两只手，这无疑是一种落后和愚蠢的行为！至于他自己，虽有幸被分配到这台高级设备上当学徒，却可悲地陷入到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境地，他感到莫大的压抑，再也不愿让这种局面延续下去了。

一直在暗暗观察他的叶兆宏，忽然把杨静拉在用包装箱木板钉成的矮板凳上，说：“嘻嘻，你在想什么，我全清楚。你在心里骂我，叶兆宏这个大笨蛋，放着自动化不用，贱骨头！……哈哈，我猜的可对？”

杨静的眼里带有不满的目光：“叶师傅，我早看出你不会用电钮操作。你不钻研技术，业余时间迷上了听大鼓书，这恐怕……”

“恐怕什么？”他恼羞成怒，“我是四级工，不想当技术员，也不指望升级……”

杨静的脸上露出了瞧不起他的神色。

叶兆宏所以会调到镗铣机工作，并非是技术上出类拔萃。原因很简单，在车间主任郝德青的眼里，他是吃苦耐劳的好工人。每天早晨，全车间数他来得最早，一来就挥动大扫把扫地……由此深得郝德青的赏识，大会小会不知表扬了多少次。可是，群众在背地里叫他“扫把大叔”……后来，他因被重用而调动了工作。七七年底的某一天，当他兴冲冲地走到镗铣机前，没想到各色

按钮看得他眼花缭乱，紧接着七十万的巨额数字象一座山似的压在了他身上。他的心打颤了，一种令他心惊肉跳的恐惧立刻占据了他的整个思想：自己虽然有用不完的力气，但没本事把他的脑神经和镗铣机上的每一根线路接通！不断增长的忧虑使他犹如站在悬崖峭壁上！假如不是想博得郝德青的表扬，他早就提出调动工作的请求了。

那天，正当他摇得满头大汗时，郝德青悄悄来到他身边。郝德青一直站在六米龙门刨的烤火炉旁瞅着他，完全被他埋头苦干的精神迷住了。等他放下摇把，用袖子揩擦额头时，郝德青在他肩膀上猛地拍了一巴掌。

叶兆宏吃惊地回过头，一看车间主任睁大眼睛凝视着他，便赶紧避开了他的视线。他心中很不踏实，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慌乱，坦白地说：“郝主任，我……我怕干不了这儿的活……”

“甭，你算是谦虚还是骄傲？”郝德青的眼光闪烁着，高高兴兴地从口袋里抽出一支烟，一直递到叶兆宏的嘴上。他在口袋里摸了半天没摸着火柴。

叶兆宏自然而然地把手伸进烤火炉的炉底，用食指和拇指夹出从炉栓漏下来的烧红的煤块，点着了烟。当他深深吸一口烟时，那些红红绿绿的电钮跳入他的眼帘。他触景生情，嘟嘟囔囔地说：“郝主任，这是用堆成山的人民币买来的高级设备，我是没经过热处理的齿轮，很难带着它转动！”

郝德青把他真诚的表白看成是觉悟高的表现，打心眼里喜欢他。尤其是他的手和自己极其相似，这使他更喜欢。他端详着他被汗水和油污弄脏的脸，心潮难平。“多好的工人啊，这么冷的大天硬是干得淌汗。他可不象车刀，虽切削了钢铁，却一刻不停地发出尖叫声来炫耀自己。他是润滑齿轮的机油，不惜耗尽

汗水，却永远无声无息！郝德青动了感情，用手帕亲切地擦去叶兆宏额头和鼻尖上的油渍，热烈地说：“你干得挺好嘛，领导对你的工作是满意的！”

叶兆宏抬起眼睛、困惑地、惊奇地望着车间主任。他不敢相信自己愚笨的操作方法会获得他的赏识！正要张口，不料郝德青扭身走了。

十步开外的大立车旁边，两个起重工把行车垂下来的吊钩，悬挂在一根长轴的钢丝绳上。郝德青奔过去，对两个起重工说：“这不急，先放下。”然后仰起头，冲着行车驾驶室挥手大喊：“小李，快开到钳工安装区，那儿的任务急！”他随着开动的行车，拉着垂落在手中的吊钩朝钳工安装区跑去。

叶兆宏眼睁睁望着他忙忙碌碌的样子，不免为这段没有结果的谈话而懊恼。

打这以后，叶兆宏发现郝德青常常对他流露出怀有好感的神情。这终于使他明白了，车间主任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衡量工人优劣的。尽管如此，他不能不考虑到，一台进口的设备在他手里变得象一台普通车床那样平常，这难道不是严重的失职吗？随着这种负疚的重压日趋加剧，他的心理状态象一只偏心轮那样难以平衡。然而，妙不可言的是接踵而至的表扬，以及后来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使他感到自己似乎在做着一场梦！久而久之，他逐渐摆脱了成日缠绕他的精神负担。

这时，车间统计员姚萍慢慢地走来，把一张表格递给了叶兆宏，“叶师傅，你今晚要填好，明天一上班交给我。”

叶兆宏斜眼一看，原来是一九八〇年上半年全厂先进生产者登记表。他迅速偷觑了杨静一眼，发现他嘴角掠过一丝嘲讽的笑影，脸不由得涨红了，便故作姿态地说：“小姚，我是半截钢

锭,算了吧!”

姚萍早已窥见他俩神色上的微妙变化,一本正经地说:“叶师傅,你不填,我就得挨郝主任的剋!”她把表格折成方形塞进他的口袋,旋即对杨静投去含有深意的一瞥,笑着走了。

叶兆宏用手搔着头皮,装出为难的样子。

“小杨,你看看,这硬是赶鸭子上架啊!”

杨静两手交叉在胸前,闭目养神。

叶兆宏见他这副傲相,心里很不是滋味,低声下气地说:“你干吗这副样子?好歹我们是师徒。唉,再说我也干不长了……”

杨静还是不理他,大腿翘小腿,悠悠晃着。

叶兆宏不希望把关系搞僵,至少目前在大面子上要过得去,他刚想说几句讨好的话,却用突如其来的动作冲到操作台前,拼命摇动手把……

原来,车间主任郝德青正从那一头走来。他见叶兆宏浑身是劲地干活,满意地笑了。当眼光落到杨静的身上,立即唬起了脸,几步窜到他跟前,拔出插在胸袋里的不锈钢内卡,在他的头上笃笃笃地敲了几下。

杨静痛得跳了起来,顺手夺过内卡,刚欲扔掉,却楞住了。

“郝主任,是你……”他把内卡塞回主任手里。

“你扔啊,怎么不扔了?”郝德青火呛呛地说,“哼,你师傅累得象狗熊,你倒大白天睡觉,象不象话?”

杨静想解释,“郝主任……”

“别磨嘴皮子了,”郝德青直起嗓子喊道,“你还不快干活!”

杨静眼睛里射出屈辱的、忿怒的目光。

三

“他来干什么？昨天开了生产调度会，前天开了设备维修会议，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郝德青一边暗忖，一边移步离开镗铣机。

真怪，郝德青有点惧怕这位厂长。从外表看，姜初民是一个注意修饰，挺斯文的人。中等个子，乌黑的头发梳得光溜溜的，显得精明、沉着，嘴角老是挂着一丝微笑，给人亲切、温和的感觉。可是，郝德青不愿和他打交道，能躲则躲，遇上开会老是坐在屋角，其实，他俩并没有闹过矛盾，他也没有遭到过他的训斥。可是，一见他心里总有一种空荡荡、虚晃晃的感觉。前任厂长王筱山在位时，他的精神状态和现在截然相反。王筱山厂长有个特点，开会布置生产任务，谁的胸脯拍得最响，谁的决心最大，他就喜欢谁。郝德青当然博得了他的欢心。那时，郝德青的精神状态象一根烧红的钢锭——灼热，火红……，每回来厂部，从底层到二楼的通道里，楼梯上，会议室里，他总是兴高采烈地和熟人拉呱几句，开开玩笑，甚至勾肩搭背地抬抬杠……。如今，同姜厂长打了几回交道，他这块钢锭象遇到了氧气割刀，志得意满的情绪荡然无存。姜厂长布置任务，绝不希罕谁比谁的胸脯拍得响，也不爱听谁比谁的嗓门大，倒是动辄提出一连串技术参数要下级回答。有几次，郝德青被问得张口结舌……这样几经折腾，他一见姜厂长，就象一只滑牙的螺帽，变得诚恐诚惶了。

郝德青经过观察，发觉姜初民好象并不是来找他的。不过，技术员顾慕华跟着他来干什么呢？他虽犯疑，却绕过铁屑飞溅